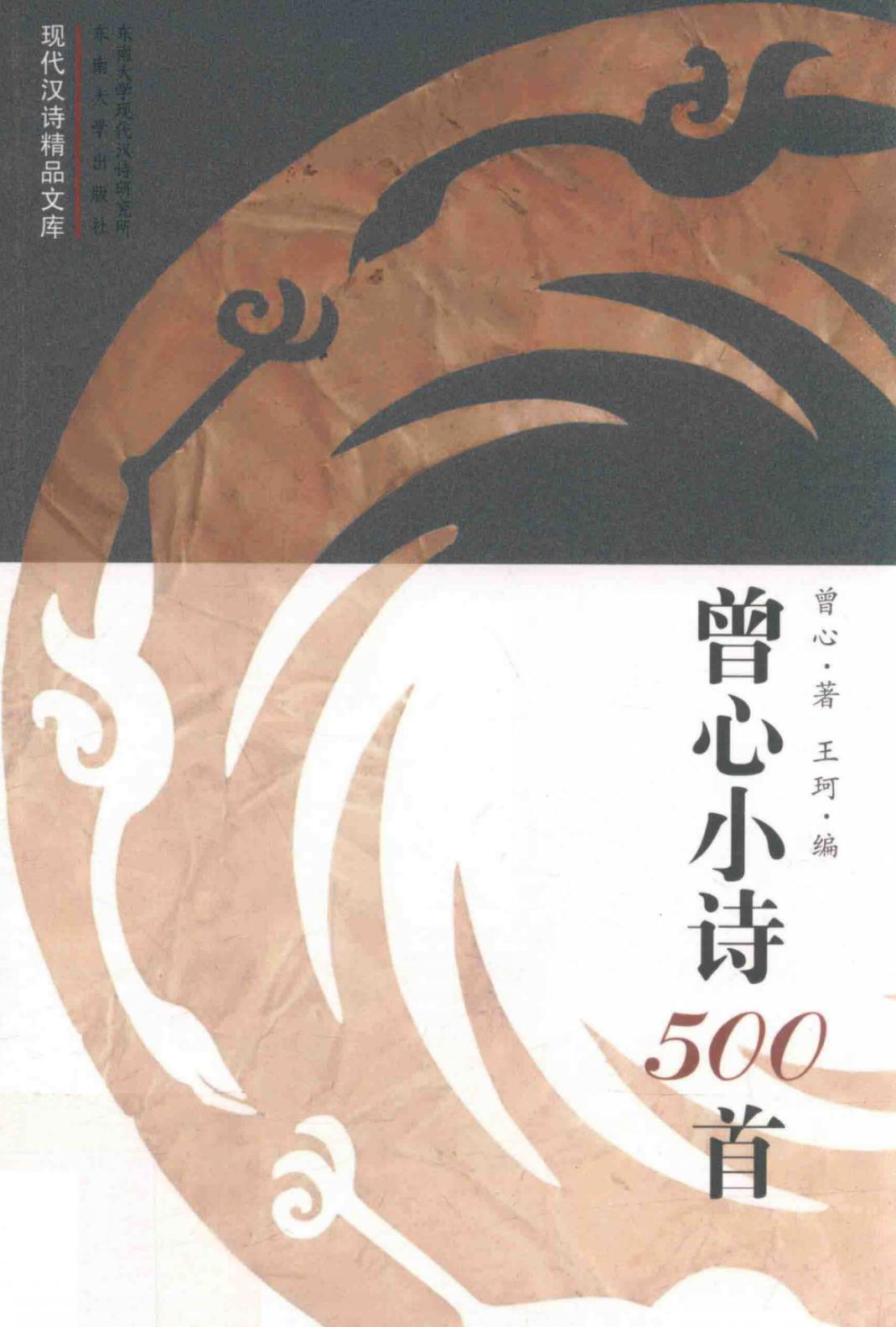


现代汉诗精品文库
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
东南大学出版社

曾心·著 王珂·编

曾心小诗 500 首



现代汉诗精品文库



ISBN 978-7-5641-7081-3

Barcode for the book's ISBN.

9 787564 170813 >

定价：48.00 元

曾心小诗 500 首

曾 心 著
王 珂 编

东南大学出版社
· 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心小诗 500 首/曾心著;王珂编. —南京:
东南大学出版社,2017.4

ISBN 978 - 7 - 5641 - 7081 - 3

I. ①曾… II. ①曾… ②王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51511 号

东南大学社会科学横向研究项目、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 2017 年度国际交流重点研究项目“曾心小诗编选出版及研究”,项目编号:DX201701

曾心小诗 500 首

出版发行: 东南大学出版社
社 址: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: 210096
出版人: 江建中
网 址: <http://www.seupress.com>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江苏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: 787 mm×960 mm 1/16
印 张: 17
字 数: 270 千字
版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641 - 7081 - 3
定 价: 48.00 元

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。

电话: 025 - 83791830

编委会名单

主任委员：王 珂

副主任委员：江建中

委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刘庆楚 李 玮 汪 政 张 娟 范 雪

於 露 郑政恒（中国香港） 傅天虹（中国澳门）

秘书长：范 雪 刘庆楚

本书简介

本书收入泰华作家、诗人曾心六行以内小诗精品 500 首。曾心的诗，题材丰富，体裁完美，意象奇特，哲理深刻，在百年新诗史上的小诗史中颇具特色，具有独特的文体价值，具有“现代语言”和“现代诗体”与“现代情感”和“现代精神”；继承了小诗诗体的说理传统，却打破了小诗“理”大于“情”、“理”大于“事”的文体局限，将“理”变成了“理趣”；赋予世俗平民生活浓郁的诗意，克服了小诗的诗体形式的单调乏味，采用了“双行体”等多种诗体形式，十分重视小诗的排列美，让小诗更有诗质。著名理论家吕进教授写的序言和著名诗评家王珂教授写的评论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，使本书既有艺术价值，也有学术价值。

本书的读者对象是新诗爱好者和研究者，尤其适合大中小学生阅读。

小诗的泰华诗圣

——《曾心小诗 500 首》序

吕 进

读曾心的小诗实在是一种审美享受。在泰华诗坛,我觉得,岭南人是抒情诗的诗仙,曾心是小诗的诗圣,他们两位代表了当今泰华诗歌的高度。

我认识曾心是在中国,在广东韶关,可能已经有十来年了吧。那是一次东南亚诗人的聚会,从那以后,我就一直关注着这位富有才情的泰国诗人。他的职业是医生,可是,他的心灵世界完全是诗的世界。就像《文心雕龙》说的那样,他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。我每每有这样的阅读体验:世界经过曾心诗笔一点,刹那间就变成了妙不可言的诗美世界。一次普通的握手,在曾心这里,就被诗化了:

那次在鹭岛
握出一树凤凰花

这次在渭南河畔
握出一江温情

下次不知在何处
掌心早已握满思念

曾心在诗歌艺术上的成熟的标志,就是他的诗的平淡风格。他有一首《季节》:

宝贵的人生
只剩下一个
季节

冬
落其华芬
——一个平淡之境

可以在诗歌史上看到一个普遍现象：诗人越成熟，他的作品就越平淡。镂金错彩，珠光宝气，华词满篇，扑朔迷离，是年轻诗人易犯的毛病，是写诗幼稚病。“才大于情”绝对不是诗人高明的证明。如宋人苏轼所说：“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”，也如另一个宋人葛立方所说：“落其纷华，乃造平淡之境”。读曾心的小诗，读者很容易进入响应性状态。

不要小看诗的平淡，只有拥有写诗资历并懂得诗美奥秘的人才能攀登到这个高峰。平淡的诗读者易读，但这并不表示诗人易写；反过来，读者难读的诗，并不表示诗人难写；“苦而无迹”是一切有才华的诗人的共同特征。

曾心小诗的平淡还有佛光的普照。诗歌无国界，诗人有祖国。泰国是一个“黄袍佛国”。信奉佛教的人占全国总人口 94.6%。三色国旗中的白色就象征着宗教，象征着宗教的纯净。因此，泰国文学与诗歌总是在佛光的沐浴下，在佛祖的怀抱中。曾心的小诗也显示了这一特征。他的诗，许多感悟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有佛的光亮：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佛来。在曾心的小诗里，“佛”是常见题材。且读他的《佛》——

在半闭半开的佛眼前
我一无所求

从心灵的书架上
掏出珍藏的佛经
念诵再念诵

我也是一尊佛

诗人“也是一尊佛”。在他的小诗里，崇尚忍让，呵护安宁，爱好和平的心态完全可以触摸，这其实就是信仰佛教的泰国人的普遍心态。曾心有一首《秋叶》，可以当作诗人的诗美追求来读：

一片黄叶
飘落一潭秋水
有声有色有形

沉淀我的心湖
无声无色无形

内视点决定一首作品对诗的隶属度。诗人“肉眼闭而心眼开”，在心灵世界漫游。因此诗是不讲理(论)、不合(语)法的艺术，诗人“情到深处，每说不出”，像禅家所言，“无数量，无形相，不可觅，不可求，不可以智慧识，不可以言语取”。诗是无言的沉默，无声的心绪，无形的体验。在这一点上，诗家的确和释家是相通的，而曾心是沟通诗家和释家的能手。

唐人司空图说：“浅深聚散，万取一收。”德国学者黑格尔说过：“诗就是清风吹过竖琴发出的一阵短暂的乐音。”小诗只有短短几行，就更是短暂乐音式的诗体了。这注定了它是“以少少许胜多多许”的艺术，仰仗读者想象力的“空白艺术”，“妙于笔墨之外”的艺术。小诗诗人的基本功就是处理“一”与“万”的技法，诗人的高低、诗歌的文野的区别就在这里。小诗首先要善于从“万”取“一”。这个“一”，必须是体积小而诗的含量大的“一”；然后诗人就去最大限度地提炼“一”，去掉它的一切杂质，提升它的诗美纯度和厚度，“寓万于一”；再然后，诗人“以一驭万”，让这个“一”成为诗美世界的“一”。诗人没有权力将读者局限于原生态的“一”，而是用“一”去激发读者的想象力，让他们“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”。“一”是小诗的外貌，“万”是小诗的艺术容量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公平地说：曾心是位诗艺大家。他有足够的诗的敏感，善于从大千世界里选取、提炼那个“一”，再让“一”升华成

“万”。诗是内视点的文学。曾心的小诗化心为物和以心观心的很少，基本是用以心观物作为内视点的存在方式，他留意客观世界里那些超出机制较强，也就是表现性较强的事物，以心观物，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佳篇美制。

且读他的《油条》——

本来软绵绵
熬煎后
赤裸裸
紧紧相抱

不管外界多热闹
此时，只有他俩

且读他的《窗》——

众人睡了
我还醒着……

日夜睁大眼睛
因为我不放心这个世界

且读他的《浪花》——

跳出母亲的怀抱
追风逐雨

咯咯的笑声
突然撞到山脚
碎了
洒下尽是泪

且读他的《冰》——

晶莹剔透
没有一点私心

看我溶化后
一无所有

且读他的《黑瓜子》——

黑——白
阴——阳

阴的是月亮的女儿
阳的是太阳的儿子

一枚宇宙初始的胚胎

在曾心笔下，这样的诗篇太多太多了。这是油条、窗、浪花、冰、瓜子，这又不是油条、窗、浪花、冰、瓜子。像东坡居士所说：“似花还似非花。”诗人带领我们巡游世界，但这已经是诗歌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了：到处诗意盎然，到处美不胜收。读者到了这个世界，就呼吸着诗美的幽香，张开了自己想象力的翅膀，也打开了自己哲理智慧的大门。“言近而旨远者，善言也。”诗人将普普通通的“一”的可述性减至最小程度，将它的可感性增至最大程度，这就给了“一”最多的机会，让它成为了丰满、丰富、丰厚的诗的“万”。

冰心的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奠定了小诗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。此后的近百年，小诗一直在发展。2006年，在泰国出现了小诗磨坊：岭南人、曾心、博夫、今石、杨玲、苦觉和蓝焰，七位泰华小诗诗人吹响了集结号。加上作为指导者的台湾诗人林焕彰，这“7+1”的队伍“十年磨一剑”，使得泰国成为汉语小诗的重镇，队伍也扩大为13人。曾心在2016年初，有一首《诗的纤绳》，

是为“小诗磨坊”成立 10 周年而作的——

十一位赤脚的纤夫
拉着一架古老的石磨

和着 3650 个日夜星辰
顺着天地“呼隆”旋转

十年磨出一条诗的纤绳
——2410 首小诗的连线

“小诗磨坊”的诗人们运用汉语的纯熟,令人惊叹。生于泰国曼谷的坚谐·塞他翁(曾心)是“磨坊”的代表性诗人,他的《凉亭》是泰华诗坛的第一部小诗诗集。

诗是形式为基础的文学,对于诗,形式不仅是形式,也是内容。诗体集各种形式的美学因素之大成,无体则无诗。汉语新诗到 2018 年 1 月就已经百年了,在这一百年的探索里,许许多多的诗人进行了建设新诗诗体的探索,比如冰心、臧克家、郭小川、林庚、何其芳、卞之琳、邹绛等等,都有显著的贡献。近些年,到处都有诗人在推进新诗诗体的多样化创造,格律体新诗和小诗的进展尤为令人瞩目。但是,诗体建设迄今仍是新诗文体建设的弱项。一些时髦理论家宣传什么“没有形式就是新诗的形式”“新诗的灵魂就是自由”等等,非常荒唐可笑。他们总想取消一切旨在创造新诗诗体的努力,贬低这种努力,歪曲这种努力,丑化这种努力,这是诗坛上的人们应当警惕的。在这样的语境下,我们尤其应当向泰国的小诗磨坊致敬,向曾心致敬,向他们在汉语小诗诗体建设上的贡献致敬,他们的贡献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。我坚信,历史会属于中外建设新诗诗体的诗人们。

十年来,曾心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他多次来重庆参加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,还发表过主题讲演。他和钟小族主编的《吕进诗学隽语》在泰国、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同时出版,还来西南大学出席这部书的研讨会。《曾心小诗 500 首》的出版,我非常高兴,我愿意向曾心,也向小诗磨坊的朋

友们合十，送上我的远方的祝福。

2016年12月13日，于北碚静斋

吕进：(1939—)，四川成都人。历任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，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，二级教授，重庆市文联主席，现任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。著有专著《新诗的创作与鉴赏》《给新诗爱好者》《一得诗话》《新诗文体学》《中国现代诗学》《画梦与释梦——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》《吕进诗论选》《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》《对话与重建》《现代诗歌文体论》《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》等，编著《四川百科全书》等。

曾心小诗的文体价值

王 珂

摘要:近年华语新诗界涌现多位优秀的小诗诗人,曾心是其中的佼佼者,他的现代小诗创作在百年新诗史上的小诗史中颇具特色,具有独特的文体功能和文体特征,在小诗的现代性建设上,特别是小诗的诗体现代性建设上作出了较大贡献。他的小诗可以称为“现代小诗”,具有“现代语言”和“现代诗体”与“现代情感”和“现代精神”。他有文体自觉性,继承了小诗诗体的说理传统,却打破了小诗“理”大于“情”、“理”大于“事”的文体局限,对小诗的文体功能作了较大的改进,将“理”变成了“理趣”。他追求的正是诗意的世俗性和诗歌写作的自主性,他的小诗具有林以亮所言的“现代诗的精神”。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,赋予世俗平民生活浓郁的诗意,使自己能够“诗意地栖居”。他克服了小诗的诗体形式的单调乏味,却采用了“双行体”等多种诗体形式,十分重视小诗的排列美,让小诗更有诗质。

关键词:现代小诗;现代性;文体自觉;工匠精神

近年华语新诗界涌现出小诗创作热,出现了林焕彰、白灵、傅天虹、黄淮等多位优秀的小诗诗人,曾心是其中的佼佼者。2006 年,林焕彰在《六行、天地宽广——序曾心小诗集〈凉亭〉》中说:“从 2003 年元旦起,‘刊头诗’在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《世界日报》副刊版同时出现,迄今已有三年七个多月;每日一首,是从未间断过。作为‘小诗’的一种新形式(限六行内)的尝试,已通过时间的考验,证明泰华、印华诗人对诗创新形式的要求,以及在六行以内的有限篇幅中,要展现个人内在蕴含的能量,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,而大多数诗人也乐于挑战,纷纷尝试,主动投入到‘刊头诗’的写作行列。……在泰

华、印华‘刊头诗’写作群中，曾心不仅是率先响应者之一，而且也是一位‘健将’。三年多来，他已创作了近二百首，且已积极凝聚泰华‘刊头诗’写作群，成立一个具有激励性、研讨性的‘小诗磨坊’（似沙龙式的俱乐部），在固定场所，做不定期的聚会，研讨六行以内‘小诗’写作的种种艺术性的议题，为‘小诗’写作者探讨理论基础，以期再扩大影响，更上一层楼。”^①2009年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《玩诗，玩小诗——曾心小诗点评》的封二这样介绍曾心：“曾心，生于泰国曼谷，祖籍广东普宁。毕业于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，深造于广州中医学院。返泰后，从商、从医。著有：《大自然的儿子》《心追那钟声》《蓝眼睛》《一坛老菜脯》《曾心文集》《曾心短诗选》《凉亭》《给泰华文学把脉》等12部。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，多篇被选入中泰教材。”^②该书的封底这样介绍这本书：“小诗是汉语新诗的重要品种。初期的新诗主要是从西方诗歌寻找出路，小诗开辟了向东方诗歌借鉴、向唐诗的绝句小令继承的新路。其行数在十行以内，以至一行都属于小诗范畴。本书收入泰华作家、诗人曾心六行以内小诗159首。这些小诗为读者创造了许多意象，具有理趣和饱含暗示。每首诗都是经过中国现代诗歌评论界大家、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吕进教授精心的筛选和言简意赅的评点。全书分六卷，既有写社会、写大自然、写情爱、写生的渴望、写人的心态，又有写风花雪月、写日常生活、写念经坐禅等。”^③诗评家吕进在序中也高度评价了曾心小诗创作的成就：“近年在泰华文坛上小诗也开始露头。最先是台湾诗人林焕彰在他主编的《世界日报·湄南河》副刊推出刊头诗，篇幅在六行以内的刊头诗其实就是小诗。经过几年的跋涉，2006年，岭南人、曾心、博夫、今石、杨玲、苦觉、蓝焰，再加上台湾的林焕彰，在曼谷7+1组成‘小诗磨坊’，泰华小诗诗人就吹响集结号了。诗磨不停，诗香遍地。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了曾心，他的《凉亭》是泰华文坛的第一部小诗集。曾心的小诗写社会，写

^① 林焕彰：《六行、天地宽广——序曾心小诗集〈凉亭〉》，留中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8—9页。

^② 曾心、吕进：《玩诗，玩小诗——曾心小诗点评》，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，封二。

^③ 曾心、吕进：《玩诗，玩小诗——曾心小诗点评》，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，封底。

大自然,写情爱,写同情。在他的笔下,小诗不小,真是‘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佛来’。”^①曾心小诗的成就也得到了华语诗界的公认,2009 年 11 月,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,曾心提交了论文《论六行内的小诗》,一共只有四位重要专家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演讲,曾心就是其中之一。2014 年 2 月 25 日,《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(2000—2012)》报道说:“热烈祝贺‘小诗磨坊’召集人曾心的《曾心自选集——小诗 300 首》诗集,荣获‘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’诗歌奖,这不仅是曾心个人的荣誉,也是泰华‘小诗磨坊’的荣誉。此奖的获得,说明了以六行内新诗体‘创格’的尝试,获得诗学界的认可。这是很可喜的,小诗磨坊同仁加油!”^②颁奖评语如下:“《曾心自选集》诗集以短诗形式,意象诠释千姿百态的存在镜像,以此表达对生活乃至生命的热爱。其语言精简、质朴,有情趣,可归类为老诗人借物抒情言志的咏怀诗。”^③

以上这些评价都比较公允准确,曾心的小诗创作在当今小诗热潮中,甚至在百年新诗史上的小诗史中,都颇具特色。尤其在小诗的文体功能和文体特征上,颇有创意。吕进对此也作了较高的评价。“小诗有它的文体可能,也有它的文体局限。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诗体。曾心的诗告诉我们,小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瞬时性:瞬间的体验,刹那的感悟,一时的景观。给读者一朵鲜花,让读者去领悟春天的喧闹;给读者一片落叶,让读者去悲叹秋天的寂寞。瞬时性不是对小诗的生命的描述。瞬时性来自长期的情感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淀。‘蚌病成珠’。优秀的小诗正是这样的情绪的珍珠。”^④

曾心的小诗冲破了小诗的“文体局限”,创造出小诗的“文体可能”。小诗的文体局限主要有以下几点:1. 篇幅太短,字数太少,无法展开情节和抒

^① 吕进:《寓万于一,以一驭万——漫说曾心》,曾心、吕进:《玩诗,玩小诗——曾心小诗点评》,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,第 4 页。

^② 小诗磨坊:《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(2000—2012)》,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ad87d7b0101ilv3.html.

^③ 小诗磨坊:《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(2000—2012)》,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ad87d7b0101ilv3.html.

^④ 吕进:《寓万于一,以一驭万——漫说曾心》,曾心、吕进:《玩诗,玩小诗——曾心小诗点评》,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,第 4—5 页。

写细节。2. 小诗是外国诗体, 来自东方印度和日本, 在草创期主要受到泰戈尔和日本俳句的影响, 过分追求哲理性和空灵感。新诗史上最早的两位小诗代表性诗人的诗作——冰心的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与宗白华的《流云》也过分追求哲理。3. 小诗的诗体单一, 通常只有一个诗节, 无法利用诗的分节来造成诗意的起伏和诗形的美丽, 严重缺乏诗歌应该有的“排列美”。4. 小诗重在说理, 缺少抒情, 导致语言直白、单调, 过分朴素, 缺乏诗歌语言应该有的“词藻的美”。5. 近年小诗写作主要变成了老人写作, 小诗体受到老人的极端喜爱, 暮气太重, 朝气不足, 沉思有余, 热情不够, 缺乏现代汉诗应有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。如吕进所言: “说来奇怪, 在中国, 染指小诗的年轻人不太多见。小诗的诗人群往往年龄偏大, 诗龄偏长。在海外好像也如此。林焕彰和我同年。通过信, 相互关注, 但我访问过台湾三次, 可以说几乎认识所有台湾的知名诗人, 居然至今与他没有见面之缘。曾心长我一岁, 所以我老称他‘诗兄’。为什么更多的老诗人倾心小诗? 这是老诗人对漫漫人生路的领悟, 这是老诗人对诗的‘个中三昧’的领悟。所谓‘删繁就简三秋树’, 所谓‘繁华之极, 归于平淡’。‘就简’是诗艺的高端, ‘平淡’是人生的高端, 所以, 小诗实在是高端艺术。”^①

吕进是中国大陆新诗文体学研究的开拓者, 出版过《新诗文体学》《现代诗歌文体论》等十多部新诗文体学研究著作, 对新诗的各种诗体颇有研究。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, 他给诗下的一个定义曾影响了一代诗人。“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, 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。”^②30 年前, 他认为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, 30 年后结论说小诗是“高端艺术”。说明他对小诗诗体的重视甚至敬畏。因为他越来越发现小诗“难”写。所以他说: “小诗是多路数的。有一路小诗长于浅吟低唱, 但需避免脂粉气; 有一路小诗偏爱哲理意蕴, 但需避免头巾气; 还有一路小诗喜欢景物描绘, 但需避免工匠气。从诗人来说, 艾青是天才, 以气质胜; 臧克家是地才, 以苦吟胜; 卞之琳是人才, 以理趣胜; 李金发是鬼才, 以奇思胜。无论哪一路数, 小诗都不好写。或问, 制

^① 吕进:《寓万于一, 以一驭万——漫说曾心》, 曾心、吕进:《玩诗, 玩小诗——曾心小诗点评》,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, 第 8—9 页。

^② 吕进:《新诗的创作与鉴赏》, 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, 第 20 页。